

K R I E G

Ludwig Renn

——德——路德维希·雷恩——著
王之光——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 拼音

K R I E G

Ludwig Renn

战 争

[德]路德维希·雷恩——著

王之光——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研音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争 / (德) 路德维希·雷恩著; 王之光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7

ISBN 978-7-5596-3199-2

I. ①战… II. ①路…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80158 号

Ludwig Renn: KRIEG Roman

© Aufbau Verlag GmbH & Co. KG, Berlin 2014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Rightol Media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经由锐拓传媒取得 Email:copyright@rightol.com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9-3123

战 争

作 者: [德] 路德维希·雷恩 (Ludwig Renn)

译 者: 王之光

出版监制: 刘 凯 马春华

选题策划: 联合低音

责任编辑: 唐乃馨 周 杨

封面设计: 渡 非

内文排版: 小圆子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发行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40千字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13印张

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3199-2

定价: 6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64258472-800

推荐序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堑壕战在英国军队里催生了西格弗里德·沙逊和威尔弗雷德·欧文那样的大诗人，德国军队里则涌现了好几位小说家，最有名的要数《西线无战事》的作者雷马克。他曾亲身在战壕里打仗，备受煎熬，后来以战壕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作品带有浓烈的自传色彩。这部小说原本就畅销，被好莱坞拍成电影后更是成为传世经典。关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政治思想流变的朋友也许知道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ünger）的小说《钢铁风暴》。而另一位战壕小说家路德维希·雷恩的《战争》，在中国的知名度较低，但其实非常值得一谈。

这三部小说的作者都是德国军人，描写的都是泯灭人性的堑壕战，但战争带给他们的思考不大相同。云格尔是一度叱咤风云、受到追捧的战斗英雄，他塑造的是铮铮铁汉的伟岸形象，他笔下的战争是哲学意义上的事件，是涤荡人间一切弊端的圣火。我们不好说云格尔是鼓吹战争的军国主义者，因为他的政治思想非常复杂，后来他还成为

反对希特勒的志士，但他笔下的战争显然不是丑恶的。雷恩和雷马克的作品比较相似，实际上是自传体的反战小说，竭力揭露战争的残酷、无谓和荒谬，表现重压之下的人性。曾有不少人，比如第一任西德总统特奥多尔·豪斯，把雷恩和雷马克的作品相提并论。我觉得，要谈雷恩的确很难绕开雷马克。当然，雷马克的名气远高于雷恩，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恐怕是，《西线无战事》是比《战争》妙得多的书名，也更令人难忘。我建议读者如果读过《西线无战事》，不妨再读读《战争》；如果两本都没读过，不妨一起读。

雷恩和雷马克写的都是非常微观的“战壕现实主义”小说，人物都是底层小兵。有台词和情节的人物当中，级别最高的不过是连长，营长都很少露面，更不要说更高级别的军官乃至将领了；两部小说的主要情节都是普通士兵/士官的琐碎生活：行军、宿营、吃饭、吵架、在压抑的战壕里找乐子（两个班比赛谁的茅房里的“粪塔”更高、放哨时看自己抓住的虱子能爬多远）、与官僚气的上级斗争、忍受炮击、性苦闷、作战、负伤、在医院的经历，等等。从这些故事里根本看不出整个战局的发展，但这或许更符合现实：下层军人像牲畜一样被驱赶来驱赶走，并不知道自己去哪里，又为什么要去。他们是战争的消极参与者。

《战争》里没有保家卫国、开拓征服的豪情壮志，有

的只是挨饿、恐惧、精神崩溃（靴子被卡住了，解决办法竟然是全身脱光）和战友情谊。有意思的是，雷马克的小说里还描写过敌我双方的短兵相接，雷恩小说里却几乎从来没有直接描写过敌人，敌人始终是个遥远的、模糊的概念。雷恩也几乎没有详细描摹过具体的战斗。对于战争后期德国的颓势，雷恩是从侧面反映的，比如士兵把自己的皮靴鞋底割下来寄回家，因为老百姓已经买不到皮革了；阿尔萨斯士兵叛变，去了法军那边；前线与后方的隔阂与互不信任越来越严重，等等。从这些方面看，雷恩既在直接描写战争，又刻意与战争拉开了一点儿距离。

就写作风格而言，《西线无战事》较为华丽生动，有大量抒情和讨论的内容，某些篇章甚至可以用“诗情画意”来形容。而《战争》洗练直白，擅长寥寥数笔的白描，鲜有情感流露，显得冷峻严肃，似乎不屑于渲染，仿佛这样直接、赤裸裸、不动声色的叙述就足够震撼了。对于这种写法，有的读者也许会觉得过于粗糙简单和“流水账”，因为绝大多数人（尤其是今日读者）没有体验过真正的堑壕战，所以《战争》可能会显得沉闷，但这种对现实不加修饰的记录，反映的却是真实的前线生活，可谓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在这方面，我总觉得《战争》有点儿像英国作家罗伯特·格雷夫斯的战壕回忆录《向一切告别》（*Good-Bye to All That*），不过格雷夫斯的作品是非虚构，而雷恩的是小说。

雷马克在“一战”期间是小兵，所以写小兵的生活得心应手。雷恩略有不同，他是军官，而且有贵族身份。路德维希·雷恩是小说主人公的名字，也是作者的笔名，他的真名是阿诺尔德·维特·冯·格尔瑟瑙（Arnold Vieth von Golßenau），1889年出生于德累斯顿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萨克森王国宫廷的太子师，给太子格奥尔格（1893—1943）教授数学和物理。阿诺尔德自幼在宫廷长大，与太子是好友。“一战”期间，阿诺尔德在威望极高的萨克森王家第一近卫掷弹兵团服役，与好友格奥尔格太子并肩作战，曾担任过连长和营长。《战争》里写的是小兵的生生死死，应当说主要来自阿诺尔德的观察，而不是他的亲身经历。

阿诺尔德在战后走上学术道路，在哥廷根和慕尼黑学过法律、经济学、艺术史和俄国语言学等，兴趣非常广泛。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他于1925至1926年在欧洲多个国家徒步旅行，还去了近东。1927年回国之后，他继续学习，到维也纳攻读考古学、艺术史和中国史。

他的思想逐渐左倾，这在当时的德国贵族中是不多见的。1928年，也就是《战争》出版那一年，他加入了德国共产党。1929年，他第一次去苏联“朝圣”和学习。1930年，他宣布放弃贵族姓氏，与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并开始使用路德维希·雷恩这个名字。

西班牙内战时期，包括加缪、聂鲁达、乔治·奥威

尔、海明威在内的很多国际左翼人士赶到西班牙参战。雷恩也去了，他加入了著名的第十一国际旅，与海明威打过很多次交道。不过，在1955年出版的小说《西班牙内战》中，他没有指名道姓地说海明威，只说“一个美国人”，因为当时东德官方敌视海明威这个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现代主义作家。1947年，雷恩来到被苏联占领的德国东部，成为教授、作家和东德艺术院院士。他的著作颇丰，在20世纪的德语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战争》这部小说是德语文学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它的话题是具有普世意义的：战争不是什么辉煌、豪迈、伟大的东西，对参与战争的人来讲，它是卑微、沉闷和荒谬的。

陆大鹏

2019年5月

关于战争的两本书

军方总参谋部关于世界大战论著的编纂工作正在缓慢地进行中，通过对各种笔记、军令、数据、日记、备忘录以及纪要的收集、考证和比较，这成了一项烦琐的资料整理工作。这些论著并不是为了描述那些发生过的大小战役，而是为了澄清战争的动机，揭露错误的根源（或是为了撇清责任）。这些资料卷帙浩繁，如果我们深入研究，有人就会问：谁是它的受益者？从战争开始到战争结束，与战略和战术本身相关的问题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战后相关的讨论也是五花八门，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付出值得吗？

与此同时，士官阶层的军官们也写出了战争题材的作品：它们并非由集体编写，也不着眼于“学术研究”的目标；哪怕只是个人的备忘录，也一样有研究的价值，因为作者背后站着——他的排、他的连队、他的士官阶层。就学术价值而言，书写这些书和收集出版那些盖着印章以及标记日期的官方文件一样重要。几周前，两本有

关战争的书出版了。它们不是将军和英雄们的战争，它们无关于战略战术，描写的范围局限在连队之中，所属的营和少校只是偶尔被提及。这两本书的核心在于刻画一小群人的命运。这样的人有千千万万个：他们出现在这里，出现在那里，出现在壕沟和弹坑里，生死发生在以米计量的狭小区域之间。他们是真正背负战争的人，是在战场上演奏出悲壮旋律的乐器。乐器？他们可是人！但是他们的命运不会征询他们的意愿。命运在进攻和防守的过程里给他们设置了一个个机械化的目标，并且期待他们那些不曾被问询过的意愿在为大大小小的目标（大小的标准当然非常随意）去战斗的过程中保持清醒和活力。

如今，我们接连读到这两本书：路德维希·雷恩的《战争》和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这两本书从参战士兵的视角描写了战争，故事集中在一个连的生活空间之内。不曾亲临战场的人，谁有资格去评价这两部作品的价值呢？一个人若想带着观点和批评去接近两本书客观平实的描述，那肯定有失公允。我不知道那些前线士兵是否需要通过阅读这两本书来激活自己的记忆——他们曾饱受恐惧折磨，习惯对此保持沉默，把最黑暗的日子和时刻深埋在心底。而对另一些人而言，那场长达四年的战争只不过是一封封电报和战地记者一篇篇激情澎湃的文章。我们觉得，应该读一读这两本书的人正是他们。年轻人也应该读一读，战时，他们还是孩子，而如今，他们所学

的历史已经被包装成了一段有关政治、胜利和背叛的传奇。

直到战争结束十年以后，这两本书才被写出来，才能够被写出来，这也许并非偶然。时间造就了精神上的距离。过去也曾出现过一些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为了和战争本身凝为一体，它们在战役开始之时就应运而生。行军路上和动荡之中可能发生过很多可以被写进小说的奇遇，但随后，它们都湮灭在佛兰德地区的潮气里，或者香槟省弥漫着白垩粉的炎热中。后来，第一批战争题材的书出版了，它们带有一种政治鼓吹式的笔触，或控诉或赞美，或诅咒或英雄式地歌颂。这些并不是基于素材和情节本身，而是源自额外的想象。因此，它们对战争的描述主要是关于媒体或政治反应，除此之外再无更多。即使是巴比赛那本伟大的小说《火线》，也仍然采用了类似的描述方法；它的描述同时也是一种宣言，也许已经非常接近战争本身。这部作品第一次尝试用所谓文学的方式来反思这场现代战争。这个意义并不会因为我的上述评论而黯淡。但雷恩和雷马克的书在思想态度上更有意义，它们绝对和我们更加相关。

这两本书的题材十分接近，描述的都是发生在法国的阵地战，但两本书又截然不同。《战争》描写了行军的过程以及主人公的停顿和回归。第一次战斗时神经紧绷的认真态度，从惴惴不安到习以为常的心境转变，书中的这些章节都是上乘之作。两本书的不同，从书名上看就已经显而易见。《战争》是简洁客观的事实；《西线无战事》则是把

一个悲痛的讽刺推向顶点——不是大声地抗议和控诉，却是充满悲情的认知和诉说，“西线无战事”五个字背后，是无数人的命运、饥饿和死亡。

我在读《战争》以前曾听雷恩说过，这本书是“印象主义的”，它的故事链和呈现的事件是破碎的。“印象主义”这个词已经被人们使用了很久，用来描述那种既“无趣”同时又包含着一个事物或一个过程中情感内涵的表达方式。但我觉得，“印象主义”这个词并不契合这本书的风格，因为这本书并不是支离破碎的，而是种种事件的串联，是一种非常叙事化的写作手法。这样的写法中当然不乏细致的勾勒和循序渐进的情境描写，而这种“平静无事”的叙事状态极少演变成一种典型的由核心人物主导的状态。这本书的动人之处恰恰就在这不动声色的平铺直叙之中。它不往高潮推进，如果的确需要一个高潮，它也会继续叙述下去，并不会让接下来的一天以及接下来的事件显得逊色。

《战争》是一部描述普通士兵在痛苦和战斗中以及在友情和彼此关照中履行责任的叙事诗，它没有任何骄傲感，彻头彻尾的平淡简白。书里的一切都如此自然，至于战争及其意义，人们并不费力去深思和讨论。深思和讨论也并不值得，因为它改变不了任何事。这本书的语言明晰、坚定、朴实无华，就像天生拥有空间感并能绘出斑斓图画的那个人指向一个地方，让战场上的风暴在那里喧嚣。这本书具有强烈的艺术性，又兼具一种通俗语言构成的质朴。

如果雷恩的书是极其克制并且把精神内涵铺陈于素材之中，那么雷马克的作品就是一个人物的内心反映，这个人苦苦思索着行动，思索着痛苦的意义和荒谬。雷马克在书的扉页上写道：“这本书既不是一份控诉，也不是一种自白。它只是试图去报道那一代人，那即使逃过了炮弹，却仍然被毁掉的一代人。”“报道”一词里充满反思。这个词并非一种负面评价，它只是表现出了雷马克和雷恩精神层面的不同之处。雷马克恰恰借由这种反思的构架和内容形成了强烈的个人特色，获得了非常个性化的艺术表现力以及典型的写作手法。他想借此把这一代人的精神命运展现出来：他们是小城市的高中生，他们在国家的感召之下自愿应征参战，他们对将要到来的事一知半解，他们的青春仍然被学校里的故事填充着。两年后，他们成了真正的士兵，经过了历练，不再心存幻想，在战场的残酷中迅速苍老，而且在对逝去的过往的依恋中，在对将至的未来的不安中备受折磨——不管怎样，人可以再次变得年轻，会愿意“学习”，并在学习的过程中，从自己曾停步的地方继续向前。他们把口号和操练当作决心去赴死的台阶，关于学校和兵营的探讨是这种矛盾情感的必要宣泄。对内，他们极度敏感的内心深刻清晰地承受着精神紧张的怪诞感；对外，他们在战场上对战友个人命运的感受也要强过雷恩书中的人物。两本书里，这个“集体”都是故事的承载者。但雷恩的书里对此所言甚少，经常只是提及名字；

雷马克的书里则出现了很多鲜活生动的人物，他们个个闪烁着普通人的微光。雷马克用洗练而又确定的语调呈现了战争生活中迥然不同的人物性格。如果说雷恩的作品始终是单一的叙事口吻，雷马克则是在戏剧冲突中着力塑造一个个令人难忘的场景，他的句子里有种震人心魄的紧迫感：比如讴歌士兵借以藏身的大地，比如描写垂死挣扎的马匹——这些段落已经跨越战争“报道”的边界，成为动人心弦的诗意表达。

这两本书应该被千千万万人读到，它们是时代的历史，也是人类的历史。这两本书也恰恰应该被政客读到。书中并没有过多谈及政治，讲述的更多的是外出打仗的士兵们——没有慷慨激昂，也没有无名愤慨。两本书最后都没有下结论，但正是这一点，让它们更加意义非凡、发人深省。

* 本文发表于《意志和道路》(1929年第22期，见第562—565页)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特奥多尔·豪斯

— PART 1 —

奔赴战场

准备出发

战争动员那天^[1]，我成了一名二等兵^[2]。我不能再去母亲那里了，于是给她写了一封信告别。出征那天，我收到她的回信：

我亲爱的孩子！保持忠诚，为人要正直，我能说的就是这些了。我们这边很忙。你哥哥也已

[1] 这里指的是1914年8月1日，威廉二世进行战争总动员并对俄国宣战。8月3日，德国对法国宣战；8月4日，为了对法作战，德国军队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进入中立国比利时境内。

[2] 德国的军衔级别不同于他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等级划分也有所不同。在“一战”期间，步兵分为二等兵（Gefreiter）和较高的一等兵（Obergefreiter）两个士兵等级。